



草原天籁的远征——金钢与科尔沁潮尔史诗的故事

□赵文嘉

2025年深秋，剑桥的雨丝如银丝般斜织，将古老的石墙晕染出一层朦胧的诗意。国王学院的礼堂里，数百年的时光沉淀在雕花穹顶与红木座椅间，正静静等候一场来自东方草原的文化邂逅。后台一隅，金钢指尖轻触那把陪伴他二十余载的潮尔琴，琴身上深浅不一的磨损痕迹，是草原风霜与无数吟唱之夜刻下的勋章。

“还有十分钟，金老师。”工作人员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

金钢颌首，深吸一口气。临行前，老阿妈布满皱纹的手掌抚过他的肩头，那句嘱托犹在耳畔：“孩子，把草原的风裹进歌声里，带到英国去。”他抬手理了理身上的蒙古袍，衣袂间的银饰在灯光下流转着温润的光，像草原夜空里的星星。

帷幕缓缓拉开，聚光灯如月光倾泻而下。44岁的金钢缓步走向舞台中央，台下满是金发碧眼的面孔——有须发花白的剑桥学者，有眼神澄澈的音乐系学生，还有眼眶泛红的海外侨胞，他们的目光里，满是对遥远东方的好奇与期待。

他从容落座，将潮尔琴稳稳置于膝头，低沉的嗓音透过麦克风传遍礼堂的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蒙古族英雄史诗——《莽古斯的世界》。”金钢的汉语不算流利，却字字铿锵，带着草原汉子特有的沉稳与力量。

琴弦轻颤，歌声破空而出。低沉浑厚处，似万马奔腾踏过茫茫草原，蹄声震彻旷野；高亢清亮时，如雄鹰展翅掠过巍峨青山，嘹声穿云裂石。蒙古语的唱词于台下观众而言是陌生的，可《莽古斯的世界》里英雄与魔怪的殊死搏斗，《山水赞》中对草原山河的深情礼赞，却借着那极具张力的声线、变幻万千的神情、充满仪式感的抬手投足，跨越了语言的壁垒，直抵人心。

一曲终了，琴音渐歇。礼堂里短暂的寂静，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下一秒，雷鸣般的掌声轰然炸响，经久不息，险些掀翻那数百年的穹顶。一位研究民族音乐的剑桥教授快步上前，紧紧握住金钢的手，眼中闪着泪光：“我从未听过这样的音乐，它不是简单的吟唱，是用生命在讲述一个民族的灵魂史，每一个音符里，都藏着草原的辽阔与深邃。”

这一刻，被称为“草原文化活化石”的科尔沁潮尔史诗，在遥远的英伦三岛，完成了一场惊艳世界的文化破壁。而这场破壁的背后，是金钢30多年与潮尔史诗相依相伴的悠长岁月，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执着与深情。

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科尔沁草原，天蓝得像一匹洗过的锦缎，草绿得能滴出汗来。5岁的小金钢趴在马背上，跟着奶奶去放羊。夕阳把祖孙俩的影子拉得老长，羊群像一团团移动的白云，散落草原。

草原的夜晚来得快，暮色四合时，风里便夹杂着远处狼群的嗥叫。奶奶坐在毡房外，手里搓着彩色的毛线，嘴里哼着古老的史诗，歌声像月光一样温柔，漫过小金钢的耳畔：

“银色月光洒满草原，
巴特尔骑着枣红马扬鞭，
他的弓箭能射落天边的星，
他的骏马能踏过万水千山……”
“奶奶，巴特尔打赢恶魔了吗？”小金钢仰着小脸，大眼睛里满是期待。
奶奶停下手中的活计，粗糙的手掌

轻轻摩挲着他的头顶，目光望向远方的地平线：“打赢了，孩子。他把恶魔赶跑了，牧民们又能安安稳稳过日子了。这些歌啊，是祖先埋在草原里的宝藏，你得记在心里，一辈辈传下去。”

小金钢似懂非懂地点头，把歌谣的调子悄悄刻在心里。从那以后，每个夜晚，他最爱做的事就是假在奶奶怀里，听那些永远讲不完的英雄故事，听潮尔琴的调子在草原上悠悠回荡，伴他入梦。

8岁那年，村里的老人闲聊时提起一个名字——布仁楚古拉。这位早已逝去的潮尔大师，曾是草原上最亮的星。金钢的父亲辗转数日，终于找来几盘泛黄的录像带。昏黄的灯光下，电视机屏幕闪烁着雪花点，小金钢却一眼望见了那个穿着蒙古袍的身影。

屏幕里的布仁楚古拉端坐如山，潮尔琴在他膝间低吟，歌声苍凉又雄浑，像草原上亘古不息的风。那一刻，小金钢的心猛地一颤，仿佛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

“我要像他一样唱。”这个念头，像一粒种子，在金钢心里扎了根。

没有老师指导，金钢就对着录像带一遍遍模仿。每天天不亮，草原还裹在薄雾里，小金钢就抱着父亲做的简易潮尔琴，跑到村外的山坡上练声。晨风拂过他的脸颊，带着青草的气息，他跟着屏幕里的大师，学气息的沉潜，学腔调的转折，学眼神里的坚毅。

“气息要沉下去，像草的根扎进土里一样深。”他常常盯着屏幕里布仁楚古拉的神态，仿佛那位远去的大师，正隔着时空，手把手教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录像带被反复播放，画面早已模糊不清，可小金钢的歌声，却越来越有草原的味道。16岁那年，他已经能完整唱出《嘎达梅林》等3部大型史诗，那些从录像带里学到的技艺，早已融入他的骨血，化作他生命的一部分。

“潮尔史诗不能在我们这一辈失传。”成年后的金钢，心里始终揣着这句话。为了抢救那些濒临失传的古老唱段，他踏上了一段漫长的采风之旅。

他用攒了很久的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背上沉甸甸的录音机，一头扎进了内蒙古的草原与戈壁。风尘露宿，成了家常便饭。

有一回，金钢听说300多公里外的草原深处，住着一位会唱失传史诗《银鬃马》的老人。那天，天阴沉沉的，出发没多久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山路泥泞不堪，摩托车好几次陷进泥坑，他就光着脚，深一脚浅一脚地推车，泥水溅满了裤腿，冷得刺骨。

赶到老人家家中时，他浑身湿透，像一只落汤鸡，嘴唇冻得发紫。老人看着这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眼眶红了。那天下午，老人坐在炕头，抱着潮尔琴，唱了一遍又一遍《银鬃马》。苍凉歌声在毡房里回荡，金钢握着录音机的手，激动得微微颤抖。

临别时，老人把一本泛黄的手抄本塞到他手里，粗糙的手指摩挲着封皮：“孩子，这是我一辈子的念想，拿去吧。这些老祖宗的东西，总得有人传下去。”

还有一次，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摩托车突然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连风都是烫的。金钢咬咬牙，推着摩托车一步

步往前走。渴了，就喝随身带的水；累了，就坐在路边歇一会儿。30多公里的路，他走了整整5个小时，脚底磨出了好几个血泡。

傍晚时分，他终于看到了一户牧民家的炊烟。主人热情地招待了他，那天夜里，金钢为这家人唱了半宿的史诗。歌声里，有英雄豪情，有草原柔情，牧民大哥听得热泪盈眶，转身从木箱里翻出一张纸，递给金钢说：“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歌谣，从来没给别人看过，今天送给你。”

数年间，金钢的足迹踏遍了内蒙古的山山水水，行程超过10万公里。他录制了500多个小时的珍贵音频，整理出数十万字的史诗唱本。那些散落在草原深处的文化碎片，在他的努力下，渐渐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卷。

三

“传承不是守着老本不放，是要让古老的歌谣，在年轻人心里活起来。”这是金钢常挂在嘴边的话。

2005年的一场演出，让他心里不是滋味。台下的观众里，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年轻人却大多坐不住，低头刷着手机。

看着台下零星的年轻面孔，他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让潮尔史诗贴近年轻人。他试着在传统史诗里融入现代音乐元素，删减冗长的段落，突出故事的戏剧性。当改编后的《莽古斯的宇宙》第一次搬上舞台时，台下的老艺人纷纷直摇头：“这哪还是我们蒙古族的史诗？变味了！”

金钢心里不是委屈，但他咬着牙，坚持了下来。直到演出结束后，一个大学生红着眼眶找到他，紧紧握着他的手：“金老师，我从来不知道，我们的民族文化这么有魅力！我想跟您学唱潮尔史诗！”

那一刻，金钢的眼睛湿润了。他知道，自己的路，走对了。

2017年，金钢被正式认定为科尔沁潮尔史诗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喜讯传来的那天，他站在草原上，望着蓝天白云，对着远方深深鞠了一躬——那是向奶奶，向父亲，向布仁楚古拉大师，向所有传承过潮尔史诗的先辈致敬。

不久后，他在科左后旗建起了第一个非遗传承基地。小小的教室里，摆着十几把潮尔琴。每天，都有年轻人慕名而来，他们的眼里，闪烁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金钢手把手地教他们调弦，教他们练声，教他们读懂史诗里的家国情怀。

四

2019年，金钢第一次走出国门，远赴东欧参加文化交流演出。布达佩斯的舞台上，灯光璀璨，他的歌声响起时，台下瞬间安静了。

金钢演唱的曲目是英雄史诗《史诗开篇》。他运用丰富优美的民间口语，融合穿插蒙古族古代民歌、祝词、格言、谚语，大量采用铺陈、夸张、比喻、拟人、头韵、尾韵、腹韵等艺术手法，深深吸引了现场观众的目光。他唱到一半，无意间瞥见前排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用手帕偷偷擦拭眼角。演出结束后，老人快步走到他面前，颤抖着握住他的手，泪水顺着皱纹滑落：“我的祖父，是从蒙古高原迁徙来的。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这么地道的潮尔歌。谢谢你，让我听到了故乡的声音。”



老人的话，像一道光，照亮了金钢的心。他忽然明白，潮尔史诗从来不是某一个民族的私藏，而是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

这次东欧之行的成功，为2025年的英伦之旅埋下了伏笔。当剑桥大学的邀请函寄到科左后旗时，金钢握着那张薄薄的纸，手心微微出汗——兴奋，又忐忑。

“怎么才能不懂草原文化的英国人，听懂我们的史诗？”这个问题，他想了无数个日夜。他花了3个月时间，精心挑选曲目，反复打磨解说词，把每一个唱段背后的故事，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英文。他还专门查阅资料，了解英国的音乐文化，寻找两种文明之间的共鸣点。

他让世界知道，在遥远的东方草原，有一种音乐，能诉说一个民族的千年传奇。

五

从英国载誉归来，金钢的生活，依旧是熟悉的节奏。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草原，他就带着潮尔琴，走到村外的山坡上练声。歌声穿过晨雾，惊醒了沉睡的鸟儿，回荡在辽阔的草原上。

下午，传承基地的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当当。他手把手地教学生们调琴，耐心纠正他们的发音，眼神里满是欣慰。晚上，他坐在书桌前，继续整理那些尚未完成的史诗唱本。灯光下，他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像一株扎根草原的老树。

不一样的是，如今的学生里，多了几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他们在剑桥的那场演出中，被潮尔史诗的魅力深深折服，特意来到科左后旗，拜金钢为师。

“金老师，在剑桥演出时，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一个年轻的学生好奇地问。

金钢抬起头，望向窗外辽阔的草原，目光悠远。沉默片刻，他缓缓开口：“当我看到那些外国观众，跟着我的歌声欢笑、落泪时，我更加确信，真正的艺术，能跨越语言和国界。”

他顿了顿，转向学生们，眼神变得格外坚定：“你们要记住，不管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根。只有扎根在家乡的土壤上，才能开出最绚烂的花。”

如今，金钢又有了新计划——建立一个数字化科尔沁史诗资源库。他笑着说：“等这个资源库建好了，全世界的人，只要点一点鼠标，就能听到草原的声音。”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传承基地的小院。训练室里，又响起了潮尔琴深沉的吟唱，夹杂着金钢温和的指导声。窗外，一群大雁排着整齐的人字形，向着南方飞去，如同千百年来每一个黄昏。

而室内，古老的史诗，正借着年轻的嗓音，在新一代传承人的血脉里流淌、生长。这是一个关于坚守的故事，关于创新的故事，关于草原与世界的故事。

故事里，有金钢的半生执着，有潮尔史诗的千年传承，更有中华文化跨越山海自信与荣光。在这片生生不息的草原上，金钢和他的潮尔史诗，如同一簇不灭的星火，在新时代的苍穹下，绽放出愈发璀璨的光芒。

征文启事
诚征叙事、随笔、散文等文学佳作，要求文笔明快，内容积极，富有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力挺原创，既欢迎名家精品，也厚爱新人佳作，字数1500字以内为宜，投稿邮箱：516558132@qq.com

百姓故事

东北豆包：一笼烟火暖寒冬

东北豆包：一笼烟火暖寒冬

□刘宏杰

在东北，只要气温跌破冰点，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美食——豆包，便如约登场了。

豆包，又称粘豆包，在东北饮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家家户户有腊月蒸豆包的习俗。如今，一人一冬，街边摊位、超市货架上，总能寻到它的身影。东北人偏爱豆包，这与满族的历史渊源颇深。早在清朝时期，豆包便已在东北盛行，据说当时满族八旗子弟出征，常将豆包当作干粮随身携带。从那时起，豆包就成了东北人冬季的主食之一，它饱腹感强、易于保存，软糯的外皮能锁住水分，即便长途跋涉也不易变干，是户外活动与冬季出行的绝佳便携食物。而蒸制豆包的过程，更藏着老百姓对丰收的祈愿，以及阖家团聚的仪式感。

东北豆包主要分黄、白两色。黄色的外皮，由大黄米面发酵而成；白色的外皮，则以江米面（也就是糯米面）为原料。无论哪种面，想要做出口感糯软的豆包，发酵都是关键一步。过去东北人家几乎都有火炕，温热的炕头便是天然的发酵箱，只需片刻功夫，面团便能醒发得恰到好处。

豆包，顾名思义，是将豆馅包裹在面皮中，因此豆馅与面皮同等重要。豆包的馅料，大多选用红小豆或豇豆。制作前，豆子要在清水中长时间浸泡，这样焯出来的豆馅才会软糯绵密。包豆包时，先将醒发好的面团揉匀，分成大小均等的小剂子，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圆面皮；再取适量豆沙馅置于面皮中央，慢慢收拢面皮、捏合封口，塑成窝头般的形状。为了防止蒸制时豆包与篦子粘连，人们还会在豆包底部垫上一片晾晒过的紫苏叶。过去东北人家的下屋里，大多置着一口大锅，煮豆包也离不开它。每当蒸豆包时，锅里水汽蒸腾，整个屋子都雾气蒙蒙，满是烟火气。

刚蒸好的豆包，总要趁热尝上几个，剩下的则拿到室外冷冻。天寒地冻，不消片刻，盖帘上的豆包就冻得硬邦邦的。那时没有冰箱冰柜，院子里的大缸就是天然的储藏柜，冻好的豆包放进缸里，能保存许久。想吃的时候，只需上锅蒸熟，便能重现软糯的口感。豆包的吃法也有不少花样：最常见的是蘸白糖吃，不怕油腻的，还能趁热蘸上猪油或黄油；若是不嫌麻烦，把蒸好的豆包拍扁，用猪油或黄油煎至两面金黄，更是香酥可口。豆包的饱腹感极强，饭量再大的人，吃上两三个也足够解馋管饱。不过无论哪种吃法，都得起上一碟咸菜，这样才能中和豆包的黏腻，避免烧心。

小时候，我家也住平房，每到冬天，蒸豆包是必不可少家庭活动。后来搬进了楼房，家人便再没亲手做过豆包。但这并未冲淡我们对豆包的喜爱，每年冬天，或是亲友馈赠，或是自己购买，餐桌上总少不了几笼热气腾腾的豆包。蒸豆包时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软糯香甜的豆包，早已与东北的灶台烟火、炕头暖意融为一体，成为刻在东北人骨子里的记忆符号，是寒冬里最踏实的慰藉。在我看来，豆包早已不只是一道冬日主食，更是承载着地域历史、民俗文化与人情温情的独特载体，一口下去，尽是家乡的味道。

档案里的通辽印记

京蒙携手促振兴：通州区与奈曼旗“双向奔赴”的档案纪实

《北京市通县与内蒙古奈曼旗对口帮扶结对子协议书》现存于奈曼旗档案馆，这份档案，带领我们见证通州区与奈曼旗的“双向奔赴”，展现了党中央对内蒙古发展的深切关怀和通州区与奈曼旗携手共进的奋斗足迹。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东西扶贫协作战略，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通州区与奈曼旗建立了对口扶贫协作机制。

1997年4月2日，奈曼旗与通州区（当时称通县）在包头市签订了《北京市通县与内蒙古奈曼旗对口帮扶结对子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了“党政积极推动，部门协调引导，行业、企业参与为主，大、中、小项目并举，注重效益、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总体协作思路，互派干部进行挂职指导、学习，并确定了重点帮扶地区与产业方向。这份协议，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两地人民共同奋斗的号角。

自结对帮扶以来，通州区在奈曼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人人三亩田”建设到生态经济圈建设，从小块农田开发到盐碱地水稻种植，每一项举措都承载着通州区人民对奈曼旗人民的深情厚谊。

2020年3月，奈曼旗顺利退出国家贫困旗县序列，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通州区与奈曼旗的结对帮扶，是一段跨越千山万水的深情厚谊，是党中央支持内蒙古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份档案不仅记录了这段协作历程，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程铁琳）



“家在东北，辽源最美。”这句歌词正是辽源这座东北小城的真实写照。2025年国庆节前夕的辽源之行，既是送女儿上班，看看她的工作环境，又是把“心中的辽源”作了一次实地考察。

辽源市动植物园里的每条路都打扫的干干净净，斑马、羊驼、鸵鸟、狐狸

辽源印象记

□徐庆波

等动物随处可见。围栏边总有工作人员开着小电瓶车打扫卫生，说起动物习性，他们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般熟练。

一盆盆菊花蕊流光，被人们摆成了各种造型，孔雀、葫芦、拱门，还有“欢度国庆”几个大字，皆是用一盆一盆鲜花拼凑而成。路边、树下都被各色鲜花填满，可想而知，人们为了打造这美丽的环境，付出了多少辛劳。

动植物园的门口，外地游客可以凭身份证免费领取一双袜子。礼物虽小，却让人心里涌上一股暖意。

动植物园的对面，便是东北沦陷时期矿工墓陈列馆。当年，日本侵略者以武力抢占煤矿开采权，推行残酷的“以人换煤”政策，汉奸大把头还炮制出“十大酷刑”，手段残忍至极。走出纪念馆后门，松柏掩映间矗立着一

座纪念碑，上面镌刻着“日伪统治时期辽源煤矿死难矿工墓”，台阶下栅栏里，立着一尊铸铁跪像，凑近一看，正是汉奸把头蔡九龄，恰似岳飞墓前的秦桧，将永远在此谢罪，警示后人。拾级而上，馆内陈列的尸骨皆被剥去双腿，有的尸骨上仍绑着残留的铁丝，大厅中并排陈列的70具童工尸骨，令人不寒而栗，展台上还摆放着参观者留下的烟和打火机。走下台阶时，我遇到一对本地母女，老母亲抚摸着沉重的东北口音念叨：“小日本子把咱们欺负得够呛。”展馆东侧是一片碑林，碑上刻着“国耻永不忘、民族当自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勿忘国耻、昭示后人”等铿锵字句，一股沉重感与使命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更深感今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站在魁星楼的中部平台向下眺望，路上车水马龙，东辽河水波不兴，远处高楼林立，景致美不胜收，一派祥和安宁之景象。

女儿的单位是一栋老式灰色楼房，办公室透着古朴厚重的气息。坐在她的办公电脑前，我翻看了她入职时的演讲稿，文中她将这里比作草原般的家，许下了努力工作、助力辽源越来越好的誓言，我心里满是感动——二十多年悉心培养的孩子，终于能够自食其力，还拥有了一份好工作，我由衷为她高兴。

走在出城的路上，路中间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下方的花池里遍植玻璃翠，红花在风中开得艳丽夺目。这多像我的女儿，深深植根于这座历经苦难的城市，与它并肩奋斗，为它增光添彩。辽源，再见时，你一定更美！